


目录

避免控制圣徒并避免与他们培养天然的感情，以及有
真正的一，以享受主的祝福 

第一章 避免控制圣徒并避免与他们培养天然的感情，以及有
真正的一，以享受主的祝福

第二章 顾到受撒但迷惑的圣徒，在爱里与他们交通

第一章 避免控制圣徒并避免与他们培养天然的感情，以及有真正的一，以享受主的祝福

[回目錄](#) [下一篇](#)



读经：

马太福音二十章二十五至二十六节，十八章十五至十七节，使徒行传二章四十二至四十七节，四章二十四节，三十二至三十三节。

不控制圣徒

近年来我们举行了好几次长老训练，部分是回应众召会当中所存在的难处。这些难处之一是有些领头的弟兄控制众召会。已往我觉得，我若干涉这情况并调整这些弟兄，是不明智的，唯恐造成进一步的伤害。我没有调整情况，反而从主领受负担，释放信息，以陈明神经纶的异象；因为按照箴言二十九章十八节：‘没有异象，民就放肆。’我祷告的是，这些领头的弟兄会从主得着光，看见他们在施行控制。我也警告领头的弟兄们不要标榜自己所在的地方，也不要建立任何基于天然感情的关系。结果，主就得以在好些地方拯救圣徒脱离领头弟兄的控制。领头的弟兄不可控制任何圣徒的属人生活，包括他们的婚姻生活。（太二十 25~26。）虽然有些弟兄试图控制圣徒的属人生活，也许是心怀好意，但那样作对圣徒或对主都没有益处。召会生活里若有领头的人在其中控制圣徒，那就不是主恢复中真正的召会生活。我察觉在某地有控制的病菌时，就有负担要帮助那地方。有几位圣徒从那地来找我交通那里的难处。我告诉他们，不要在他们天然的生命里回应那情况，乃该保守召会的一，留在与长老密切的交通里，并继续向不信者传福音，以得着他们。我也教导圣徒尽所能的保持镇静，不要把他们所在地的消极情况变成一个话题。

我们所在地领头的人若控制圣徒，我们该为着他们已往所给的属灵帮助敬重他们，并且该避免定罪他们，与他们争论，或向人说到他们的缺点。然而，为着他们的益处，并为着主的权益，我们必须的爱里向他们说实话，警告他们：他们若继续控制圣徒，就会伤害自己、自己的家人、和主的恢复。我们需要私下与他们有交通，向他们保证我们对他们的爱，但也要劝戒他们照着真理而行。对于那些试图控制圣徒之人所引起的难处，我们不该容忍。我们越是容忍这难处，施行控制的人就越造成伤害。

马太十八章十五至十七节说，‘再者，若是你的弟兄犯罪得罪你，你要去，只在你和他之间指出他的过错。他若听你，你就得着了你的弟兄。他若不听，你就另带一两个人同去，要凭两三个见证人的口，句句都可定准。他若不听他们，就告诉召会。’照这几节，我们起初要接触在召会生活中引起难处的人，为要警告他们时，该避免对他们整批人说话，而要逐一直接对他们各人说话，并将我们与他们的交通保密。不仅如此，为尊重他们所在地的召会，并顾到所有的召会，我们就该尽所能的不散播消息说到异议者的情况。

大多数寻求主的圣徒进入召会生活，不是因着任何人，乃是为着主的恢复。地方召会中的圣徒该为着主的恢复站住，不该跟随任何人。新约称召会为基督的召会，神的召会，和众圣徒的召会。（罗十六 16，林前一 2，十四 34。）这意思是，召会属于基督、神和众圣徒。召会不是使徒或长老的召会。我们该领悟，召会不属于任何一位使徒或长老。长老若在召会中控制圣徒，圣徒就需要领悟，这召会不属于他。我们要站在召会的立场上，并对召会有正确的态度，来顾到那位长老。我们该在爱里向他指出，他不该控制圣徒，乃该帮助圣徒认识主，学习真理，并在生命里长大。不但如此，我们需要祷告，使长老看见光。（诗三六 9。）

不与圣徒建立天然的感情

基于天然的感情建立一个排外的团体，会破坏召会生活。我能见证，虽然许多圣徒跟我很亲，但我与他们任何人都没有天然的友谊。为着主的权益，我们需要牧养圣徒，但我们不可基于天然的感情，在召会生活中与任何人形成关系。我们运用天然的感情，无法帮助别人。我们凭天然感情所牧养的人，也许暂时看起来得到了帮助；然而，他们至终会变得死沉。有些圣徒基于天然的感情形成小团体，以为这团里的人比外面的人更属灵，他们这个团体就可能是排外的；这会破坏召会生活。一九七〇年代晚期，某地有一班姊妹，以为她们比召会生活中其他的人属灵得多。这些姊妹试着吸收好些其他的姊妹加入她们这一团。有些应邀的人表达她们不赞同这个作法，就被排除在外。这一团全然是用天然的方式运作，因此破坏了召会生活。我们牧养人时，需要帮助人认识主和祂复活的生命，并尊重祂的身体。召会生活中不该结党，也不该有结党的灵。我们没有人该跟随任何个人。同工若从一地移民到另一地，其他圣徒不该跟随他个人而随着他迁移。我能见证，当某些圣徒告诉我，他们正考虑移民到安那翰，我常常请他们对于为什么该迁到安那翰多有祷告。这指明我没有为自己发展出个人的跟随在召会生活中，我们不可用天然的方式或出于个人的感情作任何事。我们该避免发展对圣徒天然的感情。我们决定迁到新地方，不该受到我们对某个人或某一家的天然情感所影响。在召会生活中，我们该拒绝任何天然的事物或任何一种个人的感情。

真正的一乃是享受主祝福的路

主呼召我放下职业并凭信事奉祂之后，我到上海去见倪柝声弟兄。在我与他同住大约三个月的期间，倪弟兄告诉我，他和其他同工有负担，要我带家眷迁到上海，留下来与他们同工。我在主的工作上联于倪弟兄之后，就清楚主恢复中的情况。虽然我在工作上是新进并年轻的学习者，但倪弟兄把责任托付给我，不但要我顾到工作上紧要的事，也要顾到在上海的召会。倪弟兄把这样的责任托付给我，是因为当时众召会里某些同工当中有不和。

虽然许多同工宣称他们尊敬倪弟兄，并接受他的职事，但实际上，他们作工主要是照自己的方向。这是倪弟兄受苦的一个来源。他告诉我，虽然许多同工找他征求意见，但他很少说什么，因为他知道这些同工回到他们的所在地，仍会按照自己的方式行事。照我们对召会历史的研究，主向弟兄会教师开启圣经的程度，大于他们之前的任何人。论到认，只圣经，弟兄会可视为基督教所有团体当中最好的。美国基督教里最高标准的神学，是源于弟兄会的教训，特别是由司可福(C. Scofield)所普及的教训。今天美国两所主要的神学院，达拉斯神学院(Dallas Theological Seminary)和慕迪圣经学院(Moody Bible Institute)，皆是基于弟兄会神学。我得救之后，花了七年半与弟兄会在一起。那些年间，我从他们的教训获得许多知识。凭主的怜悯，我也得着对召会历史的认识。主所给我对圣经和召会历史的认识，帮助我领悟到倪弟兄是在执行主恢复独一的工作。一九三〇年代早期，在华北基督徒工作有广大的范围打开了。我若照着我对圣经的认识作解经的工，会受到热烈欢迎，也会大大成功。然而，因为我看见倪弟兄在执行主恢复的工作，我就决定放下我自己的工作，与他一同劳苦。一九三四年在风波期间，我跟倪弟兄在上海有一段时间在一起。为了安慰他，我说，‘倪弟兄，我与你是一，不是因着我们之间天然的感情，乃是因为你所作的是主恢复的工作。我向你保证，即使你转离主恢复的路，我对这条恢复的路也不会改变心意，我还会走这条路。我走恢复的路，不是因为我跟随你个人，乃是因为我在主的行动和定旨上跟随祂。我是单单为着主权益的缘故与你同工。’

一九三〇年代晚期和一九四〇年代早期，我留在烟台，竭力要实际的实行召会生活。那些年间，烟台的圣徒经历真正的一。那时，我首次经历这样的一。借着在一里正确的实行召会生活，一九四二年在烟台的召会被带进复兴。借着这次经历，我学知真正的一是得着主的说话并享受祂祝福的路。（徒二 42~47，四 24，32，33。）一九四〇年代早期，上海有些圣徒背叛并攻击倪弟兄。这次风波很严重，迫使倪弟兄停止尽职六年之久。在背叛期间，有些圣徒鼓励他在上海另立一个聚会，借此有新的起头。然而，倪弟兄告诉他们，无论上海召会接纳他或拒绝他，上海召会仍然是召会；因此，另立聚会是错的。

上海召会风波的消息传到烟台的圣徒时,几乎没有任何人受影响。这是因为烟台召会圣徒在一里,他们是为主恢复,并且领悟倪弟兄的职事一直被主使用以完成祂的恢复。烟台召会的圣徒经历了一次得胜的复兴,因为他们在一里,并且为主恢复,为着祂的见证。一九四六年六月,上海召会开始得恢复,我应召会的邀请去上海。我在那里停留大约三周,开特会讲生命树。愿主用祂的血遮盖我这样见证:因着我的帮助,带进了上海圣徒当中的复兴。一九四六年,上海很少圣徒参加擘饼聚会,但到了一九四八年,圣徒人数繁增,因此我们开始在大约七个家中有擘饼聚会。不但沉寂的圣徒被恢复到召会生活中,许多初信者也借着福音的传扬被带进召会生活。圣徒真正的一,是带进这次祝福的因素。借着上海的复兴,许多圣徒为着他们背叛倪弟兄的事而悔改,于是倪弟兄决定恢复他的职事。一九四九年,主将我从中国大陆带到台湾,我决定放弃某些源自中国而已证明是无益的外在实行。在六年内,台湾众召会圣徒人数从大约五百增加到大约五万。有一年,我们邀请一位来自英国属灵且老练的史百克(T. Austin, Sparks)弟兄,向我们尽职。他第一次访问我们是有益的,因他尽职供应而没有摸我们召会生活的实行。然而,他第二次应邀前来时,就反对我们召会生活的实行,并试图说服我们放弃召会的立场。他说,他在英国和美国常说到我们,见证主真在我们当中作工。他也告诉我,他已为主说话数十年,但他一生中从未找着任何地方有这样绝佳的听众。他甚至与我讨论到迁至台湾建立一个职事站的可能性。然而,他企图在召会立场的事上改正我们,这促使几位受我训练的同工有了异议。结果,台湾圣徒们当中真正且得胜的一就失去了。从一九六二至一九七二年,主在美国的恢复经历了真正的一,并且有刚强的士气和冲击力。这是我们蒙主许多祝福的原因。许多圣徒见证,他们受吸引来到召会生活,因为他们看见我们当中有真正的一与和谐。到一九七三年,借着圣徒移民,为数众多的新人被带进召会生活。在那年之前,我们特会的最高出席人数大约是一千二百。一九七三年在洛杉矶会议中心的特会中,与会人数超过三千。因着有许多新人参加特会,就很难维持合式的秩序和水准。因此,我们必须重新考虑我们释放圣经真理的路。

我们领悟到，主的恢复所需要的不光是召开特会，讲不同题目的信息而已，也需要办训练，以逐卷陈明圣言的知识。我们无法控制特会的与会人数，因为特会是向公众开放的。然而在训练中，我们要求与会者报名并遵守基本规则，以维持适当的水准。从一九七四年以来，我们每年两次举办圣经生命读经的训练。为了预备这些一年两次的训练，我花了许多时间和精力撰写信息纲目和圣经恢复本注解。因此，已过十二年我没有那么多出外访问并给众召会帮助。一九七八年，在美国众召会当中有一次风波，是一些试图在主的恢复里作自己工作的人所引起的。经过这次风波，我们失去了真正的一以及我们的士气和冲击力。我从倪弟兄学知，我们越试图对付风波，风波就可能变得越糟。因此，我们在风波中该避免控制或干涉。我们也许需要忍耐并等候，给异议者时间暴露自己。一九七八年的风波破坏了召会生活，但主信实的把我们带过来。不但如此，在那风波之后，主祝福了生命读经信息，使用这些信息在全地兴起许多召会。在主恢复中的召会多半是借着职事书刊兴起的。已过十二年间，主借着生命读经训练所释放的，已给牠的恢复带来莫大的益处。到一九八四年，在台湾和美国两地，有许多召会已落入沉寂的状态。那年我回到台湾，要帮助那里的召会。台湾众召会有许多资产，包括聚会的圣徒众多，以及丰沛的财力。因此，我想要在台湾研究并实验，以建立正确召会生活的模型。我停留在台湾的期间，得知众召会沉寂不活动的原因，乃是他们没有真正的一。从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五年，那是我们在台湾工作起始的一段，我们有真正的一，因此得有属灵的士气和冲击力。在那六年间我们享受恩典，劳苦作工，有明确的目标，并有刚强的士气和冲击力。因此，我们能大得扩增。然而，曾几何时我们失去了真正的一，以及属灵的士气和冲击力。所以主向我们指明，台湾众召会需要有新的起头。为这缘故，我在台湾众召会中设立了八十位新的长老，鼓励许多圣徒全时间事奉主，并将圣徒的注意力从大聚会转向小排聚会。结果，台湾众召会中间真正的一开始得着恢复。

第二章 顾到受撒但迷惑的圣徒，在爱里与他们交通

[上一篇](#) [回目錄](#) [下一篇](#)



读经：

约翰福音八章四十四节，启示录十二章九节，约翰一书一章九节，希伯来书八章十二节。

拯救圣徒脱离撒但的迷惑

宾路易师母(Jess, ePenn, Lew, s)在她的一本著作中，警戒人要抵挡撒但，那迷惑整个居人之地者的工作，并抵挡迷惑信徒之邪灵的显现。(约八44，启十二9。)撒但也许不在意那些对主漠不关心的信徒，但他会设法迷惑并俘掳那些向主纯诚且认真的人。这是属灵争战的原则。近年来在某地有一班排外的姊妹，许愿在彼此之间不保留任何事，甚至婚姻生活的私事也不保留。这样作完全是错的，并且极其危险，因为这给那恶者撒但有立场破坏圣徒。这样的作法使一些圣徒受苦，厉害的自我定罪，还因此打算离开召会生活。一班圣徒为了要认罪并为罪悔改，而实行毫无保留的彼此敞开，乃是不正确的。这作法是撒但迷惑人的结果，这会破坏人，破坏他们的人格和他们的家庭。我们不可容让这种无限制彼此敞开的作法继续下去，免得这班姊妹破坏了自己和别人。我们需要非常谨慎的处理这情况，因为这是极其敏感的事。要顾到牵连在前述作法里的姊妹，我们该走合乎圣经的路，就是主的路，也就是要爱她们，并与她们有交通，使她们蒙拯救脱离危险的情况。我们特别需要与这班姊妹当中领头的圣徒有交通。凭主的怜悯和恩典，我们该用许多爱、忍耐和智慧，尽力遮盖并保护这些圣徒，与她们的交通要保密。有立场与这些圣徒说话的人，该对她们说爱心的话，警告她们，让她们知道，引导人彼此公开私事，特别是与婚姻生活有关的事，借此控制人和人的家庭，乃是受撒但迷惑。我们需要迫切祷告，使这些圣徒从主受怜悯，得恩典，承认并为她们的过错悔改，使她们在召会生活中有光明的前途。

不让圣徒毫无保留的向我们敞开

好些圣徒也许信任我们领头的弟兄，因为我们是事奉主的。然而，我们不该让圣徒毫无保留的向我们敞开。倘若圣徒，包括我们的妻子，开始毫无保留的向我们敞开私事，我们该阻止他们这样作。当圣徒向我们承认得救之前所犯严重的罪，我们也许需要制止他揭露他犯罪的细节，并劝阻他向别人提起这些事。我们也该照着神的话向他保证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祂必赦免我们的罪，遮盖我们，并用祂的血洗净我们。（约壹一9）祂要忘记我们的罪，绝不再纪念我们的罪。（来八12。）